

安徽蚌埠原副市长受贿百万获刑

10月10日上午,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洪明(副厅级)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犯罪所得赃款及名贵物品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吴洪明是近年来因为渎职犯罪而被安徽司法机关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他在担任蚌埠市分管土地、规划、城建等工作的副市长期间,在履职过程中违规处理公务,致使国家遭受6412多万元经济损失。

滥用权力,在与开发商的博弈中让步,吴洪明的渎职犯罪具有标本意义。

一个窝案牵出渎职副市长

安徽省检察院去年在查办一起涉土地渎职犯罪案中了解到,蚌埠市历年欠缴土地契税上亿元。检察官怀疑其中可能存在渎职犯罪,就从长期拖欠土地契税的某地块入手,启动了对蚌埠市土地系统渎职犯罪的侦查。于是,蚌埠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国华、副局长马炎等人被立案侦查,曾在蚌埠市分管土地、规划等工作的副市长吴洪明很快被“双规”。

吴洪明在庭审中,曾把自己滥用职权、违规审批,说成是“约定俗成”。他辩称:这些“犯罪事实”正表明我为一些企业办的事,很多都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是我必须履行的职责,而且很多都是有关方面决定的事,因此我必须认真地去做,否则就是我工作的严重失职。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事情是约定俗成的,只要考虑到对大局有利,对长远发展有利,让局部作些牺牲,都是允许的。这种现象现在到处都是。我

认为国土管理部门提出的办法比较合理,也是可行的,所以我同意了他们的办法,这怎么能说我是滥用职权呢?

法院审理认为,吴洪明在履职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擅自处理其无权处理的事项,为安徽铭基金诺置业有限公司办理土地转让,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损失6412余万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构成了滥用职权罪。

研究渎职犯罪的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侦查指挥中心主任关福金说,渎职的本质就是腐败。渎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其自身属性。在现阶段,渎职表现为一定范围的权力蜕变现象,其外在表现是:权力官僚化和权力商品化。更进一步说,渎职往往具有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换时期特征相联系的特点。如伴随新旧体制转换,许多社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形式得以严密规范,渎职呈现出较强的易发性特点;伴随改革的深化,渎职往往借改革之名滋长蔓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特点;伴随市场经济的建立,渎职往往选择经济领域中供需矛盾突出的环节作为其钻营舞弊的场所,带有一定的聚集性特点;渎职滋生、蔓延的领域及表现形式,会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转换和变化,具有多变性的特点等。但无论渎职表现为何种形式,其根本属性,就是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而这也正是腐败的特征。

吴洪明的渎职犯罪行为无疑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标本。

在长达77页的判决书中,其中列数了吴洪明于1994年11月至2007年3月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工程承接、房地产开发、土地拆迁、有关费用减免、职务升迁等利益,非法收受59个单位、开

商等的贿赂合计人民币72.6万元、美元1.2万元、港币1万元、欧元2000元、日元10万元、面值12.7万元人民币购物卡和一套价值2.3万元的红木沙发、一块“帝”牌手表等物品。吴洪明归案后,其赃款、赃物全部退缴。

许多单位养成了送购物卡习惯

吴洪明较早的受贿记录始于担任歙县县长期间。1995年3月间,从包工头破格升任歙县城东工业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徐普来为请吴洪明多支持他的工作,送给吴1000美元,吴洪明对徐普来高看一眼。1996年11月,徐普来为和已任县委书记的吴洪明处好关系,又送给他一块价值约8000元人民币的女式“帝”牌手表。过了一年多,在吴洪明的关照下,徐普来被提拔为歙县建委主任。他的儿子徐双贵为感谢吴洪明对他父亲的提拔,同时为了自己也能得到他的关照,1998年8月起至2006年5月,先后5次共送给吴洪明人民币两万元。在黄山任职期间,吴洪明接受的贿赂数额都不大,最多的一笔是一个做包工头的亲戚为感谢他帮忙承接工程,前后10次共送给他5.8万元。

调任蚌埠市副市长后,分管土地、城建工作的吴洪明,身边经常围着一些开发商和包工头。个体工商户张某在2001年8月至2006年6月间,先后送给吴洪明人民币11万、5000美元、日元10万和港币1万元。吴洪明热情地为他向有关工程销售瓷砖、地板等提供帮助。2003年12月,由于吴洪明提前告知挂牌出让的土地底价,蚌埠一家房地产公司顺利获得了一块面积为516亩土地的使用权。2004年1月,这家公司的总经理请吴洪明帮忙协调解决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设施

费,一次送给吴洪明人民币10万元。同年6月,吴在该公司拟写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求该地块所在的区政府尽快解决相关问题。结果,区政府同意免去该公司开发该宗土地的城市基本建设配套设施费共计人民币1900余万元。前文提到的铭基金诺公司无力开发规模庞大的项目后,急于将土地转让出去,公司董事长先后三次送给吴洪明2.5万元和面值3000元的购物卡,请求吴组织召开有关会议,为该公司协调解决有关事项。

在吴洪明59起受贿中,有30起收的是购物卡,面值达人民币12.7万元。送卡人的目的五花八门,一次一般送两千元左右,其中有多家银行的负责人为了请吴洪明帮忙协调将其分管单位的资金存入自家银行,多次送给他数额不等的购物卡。绝大多数送卡人是他的下级,为了寻求在工作上得到他的支持。有位副区长送了8000元购物卡,吴洪明利用其担任分管土地、城建工作副市长的职务便利,召集市里相关单位负责人开现场办公会,为区里办理相关审批手续。

一个送过购物卡的人说,送点购物卡算什么?我们送点购物卡完全是出于感谢,而送卡比直接送钱在面上要好看着,算不得金钱交易、行贿。许多单位负责人养成了习惯,在找他汇报工作时,带上2000元购物卡算见面礼,久而久之成了一种风气。

当天,听完审判员宣读了长达77页的判决书,吴洪明已经有些木然。是否提出上诉,吴洪明表示要认真考虑后再作决定。

2007年6月5日,黄山市政协召开四届十九次常委会议,依据《政协章程》免去吴洪明政协副主席职务、撤销其政协委员资格。当时的通报称吴洪明主要涉及经济犯罪外,还

有生活作风问题。6月20日,吴洪明被安徽省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执行逮捕。

一个“变通”损失国家6412万

吴洪明犯滥用职权罪发生在他担任蚌埠市副市长期间。

地处津浦线上的工业城市蚌埠,老城区主要集中在淮河南岸的狭长地带。2000年以后,蚌埠逐渐新建了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城综合开发区(后改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新兴城区,整个城市重心开始南移。尤其是老军用机场搬迁之后,2001年成立的新城综合开发区主要负责老机场及其南部地区的开发,定位就是重点开发商务、高档住宅等公共设施。老机场的位置主要在蚌埠胜利中路以南地区,总共开发近5000亩土地,第一期建设主要由政府投资,主要建设会展中心、淮河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以会展中心为圆心向外扩展。这个地块的招商引资因此变得非常重要。

2003年4月,蚌埠市国土资源局与铭基金诺公司(安徽铭基金诺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国有土地出让合同,将一块位于新城区总面积为36万余平方米的地块出让给该公司用于商业开发“华夏第一街区”项目。在交纳部分土地出让金后,该公司于2003年12月取得了该地块东西两侧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和使用证。此后该公司因资金困难,没有如约交纳剩余的土地出让金。董事长找到吴洪明等人,向他们说明公司遇到的困难。经蚌埠市新城区管委会联系,拟将该地块转让给厦门宝龙集团发展有限公司继续开发。但宝龙公司表示,不愿意按照2005年的土地价格,以重新拍卖的方式来接受这块土地。

2005年12月初,新城区

管委会的负责人找到了吴洪明。12月9日,吴洪明带领蚌埠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刘国华等人前往厦门宝龙集团公司总部考察。在厦门,吴洪明决定由这家公司接手开发该地块,同时要求于12月18日在蚌埠举行签约仪式。

2005年12月12日,吴洪明在明知该地块余下土地没有被核发土地使用证不能转让的情况下,却在主持召开专题调度会上指示蚌埠市新城区管委会和市国土资源局密切配合,采取“变通”的方法限期完善转让所需的各种手续。会后,按照吴洪明的要求,新城区管委会与铭基金诺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新城区为该公司垫付剩余土地的出让金,铭基金诺公司将19万余平方米的土地按原土地出让价格每亩68万元转让给厦门宝龙集团公司。

接着,蚌埠经济开发区用自有资金4400余万元,采取“代收代付”空转的方式经多次往返转账,造成铭基金诺公司已交纳办理剩余土地使用权证所需“土地出让金”1.91余亿元的假象。

刘国华安排人员在铭基金诺公司未进行申请、未提供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以该公司名义办理了19万余平方米土地中9万余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完成了该宗土地转让表面合法化所需的各项手续。

12月18日,铭基金诺公司将该宗地中19万余平方米土地(包括上述9万余平方米)使用权转让给厦门宝龙集团公司。同日,盛大的签约仪式如期举行。后来厦门宝龙集团公司分6次缴纳了1.96亿余元的土地出让金,并办理了土地使用证。经评估鉴定,该宗土地中9万余平方米土地被违规转让,给国家造成了6412余万元土地出让金的经济损失。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乡村校长为重建小学累倒在讲台上



偏远乡村里的漂亮小学

十月中旬的一天,阳光正好,安徽省合肥市市长丰县义井乡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里,孩子们正在漂亮的教学楼里上课。就在五年前,杨店小学还是仅有两排危房的“泥巴学校”,而且学生成绩全乡排名倒数第一……然而,自从夏世坤接任校长后,破烂不堪的杨店小学就开始发生变化,五年来学校变得漂亮了,学生成绩提高了,但是,夏世坤校长却累倒了。

“泥巴学校”来了新校长

“宁愿别处教书,不到杨小当干部。”杨店小学陈桂珍老师告诉记者,2003年前的杨店小学只有两排简陋的危房,学校的操场实际上就是块茅草地,连一个像样的校门都没有。两排危房都被认定为危房,而且雨天还会渗水,但是没有新校舍只能凑合着。学校道路满地全是泥地,下雨天整个学校到处都是泥浆,都成了“泥巴学校”了。

2003年7月,在车王小学

任教的夏世坤被调到杨店小学任校长。正是因为他的到来,杨店小学开始发生变化。

夏世坤的妻子卢继俊告诉记者,夏世坤到杨店小学之后,看到一身泥巴的孩子在摇摇欲坠的校舍里读书,他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不久之后,他召集学校老师开会,在会上他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想法“整修校舍,新建一座教学楼”。

“当时我们都被夏校长的决定惊呆了,”陈桂珍老师告诉记者,新建一座教学楼,谈何容易啊!这项工程少说也得十几万块钱,像杨店小学这样的贫穷学校到哪里去弄那么多钱呢!

夏校长并不是不知道学校的难处,但是他实在不忍心继续看着孩子们在茅草泥巴学校上学,倔强的他从此踏上了筹钱的路程。学校没钱他去找村里,可是村里也拿不出钱来,他就去找乡里。只要有时间他就跑到乡里找领导软磨硬泡争取款项,经常一去就是一天,到

了中午他连饭都舍不得吃,一口馒头一杯开水就那么凑合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乡里终于给杨店小学拨款了。

收到拨款后,杨店小学新教学楼很快就开工了,夏校长因此也更忙了。每天他除了备课、上课之外,还要关心建筑。一座两层教学楼终于落成了,看到孩子们欢呼雀跃的样子,夏校长也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孩子们终于可以在崭新的校舍里读书了,可夏校长又开始打起了建校的主意。原来校门朝东,面对着的是一片杂草地,学生们上学放学的时候都要从旁边的马路绕过来,很不方便。于是,夏校长想对着马路修一个崭新的校门,可是同样又面临着一个问题:没有资金。

从不服输的夏校长再一次为学校当上了“要饭的”,夏校长这次把目标转向了村里在外搞工程的“包工头”。希望他们集资把校门修建起来。集资的道路比夏校长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些人开始很不理解。然而,夏世坤校长并不放弃,一次次地登门一次次地劝说,他最后还是成功了。校门修起来了,而且还修了一条水泥路直通向学校旁的马路。

被强制送医的“拼命校长”

每天一大早,杨店小学里总会有一个不变的场景:一个胖胖的身影在挥动着扫帚打扫卫生。这个人就是夏世坤。

卢继俊告诉记者,一所乡村小学根本请不起清洁工,而孩子们每天学业也比较重,打

扫学校的任务夏校长就下放到自己的头上。每天早晨,世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认真地打扫一遍。

杨店小学地处偏远,学校里唯一的厕所还是旱厕,经常溢满,更可气的是村里的狗还经常光顾,把粪便弄得到处都是。作为校长的夏世坤亲自负责厕所清洁工作,孩子们看到脏兮兮的校长都戏称他当上“所长”了。

从前的杨店小学全乡排名倒数第一,算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差学校;夏校长来到杨店小学后,深知担子的沉重,他决心要让杨店小学扔掉倒数第一的帽子。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他发现老师的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学生家长对孩子学习重视不足,种种原因造成孩子们学习成绩的低下。针对这些原因,他找方法想对策,积极带领全校教师开展教研课改,加强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并亲自加入教学一线。

陈老师告诉记者,夏校长和蔼可亲,而且还很幽默,对待同事像朋友亲人一样,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夏校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们的学习,他自己亲自担任毕业班的教学工作,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孩子们的作业他都一字一字地认真批阅。夏校长的肩部老是莫名地疼痛,可他总说没事,坚持上课。

夏校长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他总说没事,吃点药就好了。可是左肩的疼痛让他无论坐躺都很吃力,黑板上的字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方正漂亮了。同事们都劝他去就医,可他总是说,毕业班马上就要升学考

试了,走了不放心。

夏校长的病终于到了不能再拖的地步,陈老师记得,他们曾三次将“虚脱”的夏校长拉出教室强制送到医院。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可他却说我住院了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呢!拿了点药又坚持回到教学岗位上。

今年6月放假后,夏校长被送到了合肥市的一零五医院,大夫诊断为恶性肿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癌症。听到这一噩耗的夏校长非常镇定,那时的他担心着的还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夏校长还是没有应大夫的要求住院治疗,他回到了学校坚持要等到新校长的到任。然而,上天给他的时间并没有多少,今年9月9日,没有等到人生最后一个教师节,夏世坤便匆匆地离开了,永远告别了他心爱的讲台。

一生没有“家”的穷校长

夏校长走了,他“狠心”留下的不光是杨店小学里的两百多个孩子,还有他的孤苦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老夏走的时候我也不想活了,别的父母给孩子买房子置办家业,可他和我只给孩子留下了十几万的债,我们对不起孩子啊!”夏世坤的妻子卢继俊这样告诉记者。

作为一校之长的夏世坤,辛苦了一辈子,自己却连一处栖身的房子都没有。刚调到杨店小学那阵子,夏校长就和妻子住在学校里的一个小房子里。夏校长过世后,卢继俊只好离开杨店小学投奔在省城的女儿。

记者几经周折,在省城周

谷堆一处偏僻的出租房里找到了卢继俊。从她那瘦削的面庞、迷惘的眼神,透露出她心中无法释怀的苦痛,卢继俊告诉记者,她现在和女儿女婿外加未过门的儿媳就住在这个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房子是女儿女婿租的,只有一室一厅,女儿女婿带着小外孙住在卧室,她和“儿媳”睡在客厅,家里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相伴三十几年的丈夫突然离去,作为一个女人,她无力承受如此的打击。当记者和卢继俊谈到过世的夏校长的时候,卢继俊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苦痛,不停地用纸巾抹去伤心的泪水。“老夏去世后,我都快崩溃了!”卢继俊不断地哽咽着。

在卢继俊眼里,丈夫是个不顾家的人,他把学校看得比家还重要。杨店小学缺少办公桌,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张桌子搬给了学校,自己在家连个写字的地方都没有;学校没钱,他跑上跑下去“求钱”,可是自己的女儿女婿至今连房子都买不起;刚毕业的儿子儿媳没找到工作,卢继俊多次催他找找门路,可他却整天忙着学校里的事情。

卢继俊告诉记者,夏世坤住院后不久,癌细胞就已经扩散到全身,医生给家人下了病危通知,昏迷的夏校长依然牵挂着心中的学校,迷糊中总是念叨着自己带的毕业班。在全乡统考中,杨店小学终于甩掉了倒数第一的帽子,可夏校长没能等到孩子们给他带去成绩单就匆匆离开了。

据《新安晚报》